

有一個一致的行動，畢業後就回國，那裏有我們的根。信筆至此，悵然良久，波士頓這次聯誼盛會，歡聚一堂，頗能慰藉鄉國之思。個人深信物極必反，民主、安和、樂利，必能使中國人在廿一世紀中出人頭地，將老祖宗遺給我們的世澤發揚光大。

（編者註：陳學長原文極精彩，因限於篇幅，被編者剪裁得遜色不少。特此致歉）

詩翁歐陽藻學長參加大會時即席揮毫賦詩如次：

旅美西屆聯誼大會有感
 感念空前大火光 聯誼四屆我深長
 峯迴舟程佳客至 歡聚一堂我深長
 故知別久遇他鄉 共奮逾垣喜欲狂
 論古說今懷母校 人人語重復心長
 廿四遊船早占詩
 波城舊地不重遊 交大同仁濟一舟
 海闊天空謀穩事 星移物換幾經秋
 來時陸續去處々 無限離情心內鐘
 道別為身之珍重語 共期早日再重逢
 民十六級 歐陽藻 席承白 白

美洲交大校友 第四屆大聯誼會散記

時間是一九八〇年八月廿二日下午開始，至廿四日下午二時半散會。地點是美國麻省天恩賜堡王研究所，人物是四方十面來的交大人。所謂四方，是指美加兩國東西南北，十面是說環球均有人來，共約四百餘人。濶別的朋友相逢，情景很是熱烈，有人說，真像過年，我說像小時候過年，小時候過年最快樂了，不用上學，有吃又有玩。我們年歲大的因為歡樂，變得年青了；年歲小的又都生氣虎虎，彬彬有禮，成長為大人。交大校友這個大家族，兄弟姊妹歡聚一堂，好不開心人也！

在登記和繳費的櫃檯旁，有一位很年青的校友羅沛華，新竹一九七六控制系，來和我招呼，他自我介紹，我友謝樾是他大姨母。謝樾是李紹偉的夫人，李紹偉是上海一九四〇鐵管系，李謝聯姻，我是大媒人，不是吹牛，屬於百分之百的真媒人。那是廿多年前的往事，羅沛華長大了，謝謝他，還記得我，我見到他時，他大約不足三歲，光陰似箭呵！

辦完到會手續，去到交誼室中，他鄉遇故知，一片喜氣洋洋。一位卅七級校友夫人，見到她卅多年未謀面的親大哥，兩人抱頭喜極而泣。交誼室中，一時情緒激動，許多人陪着落淚。令我想及胞弟葉自儀（一九三九上海電機系動力門），姊弟多年無音信，剛有消息，就聽說他病重，是肺氣腫和心臟病，在哈爾濱，那兒氣候，一年之中有半年冷天，那對患肺氣腫氣喘病的人最不相宜，我惟有默禱雙親在天之靈，保佑他渡過這場大病的難關。

在本屆聯誼會期之中，食住行都照顧得十分週全。

廿二日晚餐是中式自助餐，廿三日晨美式早點，咖啡與茶，中午美式

冷切自助餐，晚上龍蝦半鷄大餐，波士頓的龍蝦，全球聞名。席設王研究所校園草坪上，校友、來賓及工作人員，恐有四百份烹蒸都在草坪上堆成方形的大卵石上做，石堆約十呎見方，兩個方堆沒有相連，高約四呎左右。將卵石燒熱，龍蝦、鷄、蚌蛤、玉蜀黍都放在木方格中（外國蒸籠也），蚌蛤用網袋裝着，木格上面蓋以海草，燒熱的卵石碰到水，冒出水蒸汽，食物就蒸熟了，這是新英格蘭著名大餐“New England Clam Bake”，至於卵石怎麼加熱，硬是講不出來，是由海鮮餐館的廚師主烹的。這是我這外行憑觀察加上猜測的報導，如有那位學長、學嫂追究所以，可以請教王老板介紹去那家海鮮樓拜師學藝。每人在等候龍蝦烹蒸時，先領一大紙杯海蛤鮮湯，外加啤酒、汽水、麵包，普通食量，硬是吃不完，很是豐富。廿四日遊船，上午九時半起碇，早午餐都在船上供應。午餐有湯、葷素冷盤、自助餐、又有尾食甜點、和水果沙拉，這頓飯吃畢，也差不多到岸了。下午二時半，在何惠棠的閉幕詞中，船抵碼頭，大家依依惜別，五年後再見。

廿三日晚上，龍蝦大餐之後，有餘興晚會。

節目開始是新英格蘭校友唱校歌，沈祖源校友的夫人樊曼文女士鋼琴伴奏，「美哉吾校，真理之花，青年之楷模，邦國之榮華，校旗飄揚，與日俱長，為世界之光」，唱出我們每個人的心聲，每個人的使命。第二個節目陳廣沅老學長唱「道情」。他說這是六十年前唱的歌，先由他唱一遍，然後大家跟着唱。我小學五年級在上海培明女中附小就讀，音樂課教過這首名叫「道情」的歌。當時我初由江西南昌到上海，不知何謂道情，却會跟着唱：「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唱着，唱着，在我心靈深處，似已回到童年，忘却那生命歷程的坎坷。那時五年級的我，喜歡加入三年級的男生羣中玩官兵捉強盜，三天跑破一雙布鞋，被母親責怪，歲月易逝，半個世紀過去了，童年的回憶，又捕捉回來了。

下面的節目都非常緊湊，前臺主任由我一九三八級級友何惠棠夫人擔任。華府校友會帶來合唱和短劇，合唱指揮是我一九二八級級友張蒙德，他在學校時，就是歌隊隊長兼指揮；合唱當中，一九五〇級尹溶小妹穿插舞蹈。短劇是一九四一級凌宏璋自編自導大手筆，劇情是交通大學四十年前在校男生名字叫「飲水」，女生名字叫「思源」兩者之間的愛的故事。演員共六人，還用上了電腦，在喜劇收場時，「飲水」（張蒙德飾）「思源」（裴秦華飾）共跳圓舞結束。

在歡樂的氣氛下，前臺主任何夫人宣佈時間尚早，歡迎臨時參加表演。當時踴躍登臺者，首先是新竹一九六九電子工程系林建華、楊育民和聲唱「望春風」、「西風的話」；跟着上海來的一九六三級向隆萬背頌蘇東坡的水調歌頭，和一首詩，他說我們的命運比蘇東坡的弟弟好多了。第三位是一九四〇級李華桐為紀念一九三八級程威廉，清唱國劇「四郎探母」中的「楊延輝坐宮院……」一段。他說，程威廉曾勸他加入國劇社，他擬退休後再加入，不意他尚未退休而威廉已故，今天這個場合，威廉如在世，一定在場表演。為紀念威廉，他唱時神情嚴肅。逝者如斯，威廉去世已二年餘矣，我們都非常懷念他。

其他節目，有沈小姐（沈嘉英學長的掌珠）的長笛獨奏，梁啓文學嫂推薦的小提琴雙重奏，由頗負盛名的艾普曼兄弟二人合奏，他們在紐約大都會演出，包銀萬元，可見其名貴；還有一位曾參加青年訪問團的漂亮小姐獨唱民謠小調，節目精彩。夜已深矣，壓軸戲，王安夫人頒獎，到會最高班級獎，上海一九二三級陳廣沅老學長最遠方來的校友獎，女校友潘誕譜來自曼谷；至於與會的學嫂都是隨學長來，一個人來的也都是住在美國很久的，只有馮大宗學嫂李寶金，剛從臺灣來看兒女，一個人匹馬單槍從奧克拉荷馬來參加，真是了不起，大會應該授予特別獎才對。首名幸運獎，唐山一九四三級楊裕球，很大一盒，可以裝得下一具電腦；下面的獎一

份一份，都有幸運者領去，我們人人滿載歡欣散會，明日請早。

廿四日早晨，巴士專車載我們去碼頭，大家會齊以後，登上遊艇，據聞遊艇租金及開銷不足之數，都由主辦校友王安捐助，他是位溫文爾雅，做的多，說得少的人，他的智慧和成就，在美國人中，已屬於佼佼者，他創辦的王研究所即將招生開課。校友中有和他志趣相同的人，却没有力量，又有一些有力量者，却没有這項志趣，他的作為，正合母校校歌：「青年之楷模，邦國之榮華，經營四方，為世界之光」。

在交誼室見到俞炳昌，他的大哥俞炳元是一九三七級電機系，他的姐姐俞德華是一九三九級鐵管系，他的弟弟俞炳良是一九四〇級土木系，他自己是一九四〇級機械系。當時，我在校三年級，俞氏四傑在徐家匯校園中，令人羨慕。今次見到炳昌，得知炳元、德華、炳良均已先後故世，三個人都因為有親人炳昌在美國而受了大罪，炳元死在獄中，德華窮困營養不良而死，炳良是坐牢放回家二年後病死，都是委曲死的。俞炳昌說着，眼淚汪汪，我們聽的也流下淚來，唏噓惋惜不已。

新竹交大頭二期的女同學，我曾以大姐身份，請過她們到我家便飯，數說交大掌故，告訴她們一九三五級上海電機系的李璇和機械系的錢湘（女生，當時校中還有一位男生也叫錢湘），她們唸的科系成績都很棒，一時天之嬌女，但結局都很差，奉勸學妹們要將婚姻與事業（學業）看得並重。我在徐家匯就讀時，校長黎照寰先生在總理紀念週上講：「交大女生太少，凡我交大 Girl，應該嫁給交大 Boy，權利不可外溢」，上述其人其事其語，都是真實故事。鄧克平新竹一九六九畢業，他的太太也是校友，比他晚二班，問及新竹男女校友結為連理者有無確切統計？他們合計一下，約有十幾對。交大大學部畢業者有十三屆，平均每屆祇有一對，太少了。寄語郭南宏校長，繼續四十多年前黎前校長的話，鼓勵交大女生選

擇交大男生，結為夫婦，列為交大風。聽郭校長報告中，今年考取的女生多至五十多位，我在校時，近七百人之中，女生僅十九個，不足百分之三，現在的女孩子比四十多年前的老大姐們強多了，能幹多了，有後望焉！

五年前在加州夢泰麗召開交大第三屆校友聯誼會上，第一次見到這位學貫中西，教數學，講易經的陳廣沅學長（當時曾有文報導），這次再見，灰白的頭髮，留長了兩寸，屬於時髦型的美國化的男士髮式，一派書生儀表，陳學長代表十四個人（簽名者十二位，大約臨時又加上二人），提出源遠流長的問題，我們交大人，接棒人應該注意的，除了科技，不能疏失人文，中華文化是在美國學不到的，我們祖先留下的優良遺產，不能失傳，提議母校增設人文學院。第二提案，為應合時代需要，母校工學院應添設能源學系。第三提案擬請母校每年印備各學院各學系之說明書，使社會週知，母校所供獻者為那種學術，主持者是怎樣的教授，以及組織沿革等事，俾使有興趣就學之學生，知所選擇，而對母校本身，亦可留存歷年興革、教職員和學生動態等資料，以資比較和審核。三個提案，贊成的，全體舉手，不贊成的，無人舉手，一致通過。

與會第四高班一九二七級上海歐陽藻學長，遠自加州來，帶了拐杖登臺，他前些時在人行道上，被汽車碰了，但精神飽滿，健康甚佳，大約不久腿傷即會康復的。他是詩人又是書法家，即席賦詩誌盛。（詩見12頁）

到會第二高班校友一九二四級有趙學長曾珏、盧學長賓侯。廿多年前在臺北，盧學長和我同在軍事工程委員會服務，我任供應組的會計，是一個小兵，他是長官。趙學長伉儷雙雙到會，他比五年前略減胖，精神好，聲音宏亮，必是武功和內功的效果。他打太極拳，舞太極劍，可能也修了氣功，趙學長如果開中國功夫班，一定有很多人來拜師學藝。趙學長主講美洲校友，在各行各業的成就，數出英雄榜。他剛從臺北參加近代工程

討論會回來，帶回很多臺灣進步的消息。

臺灣交大同學會常務理事朱登泉學長偕夫人與會，並携來臺灣十大建設的實況電影，在專室放映，非常受歡迎，使大家對自由祖國有深刻的印象和欣慰。

新竹交大大學部第一班畢業的沈祖源，主講「新竹交大在美洲」。他的統計數字，令我們聽了欣喜無比。他說新竹交大成立至今，前後有廿一屆研究所，十三屆大學部，來美國留學的新竹交大畢業生，年年都有，近年每年約五十人上下來美國進修，現在在美洲的新竹交大校友約共有四百五十人，佔全美洲校友一半以上，百分之九十五在美國，其次是加拿大，巴西僅二位，大多均曾在或正在各著名學府深造。早期來美的研究所畢業的校友，多致力於微波、半導體、雷射之研究，後期的研究所和大學部畢業校友來美的，多從事計算機有關的科學。這些校友中（四百五十人）三分之一正在學校進修，這次來參加的有五十人。交大人一向是工業界的中堅份子，每位校友都有繼往開來的本份，新竹來的交大人，必能延續這優良傳統，不讓前輩專美於前。由沈校友的報告，我們可以了解，交大人的平均年齡，一年比一年更年青了，這實在是交大人的佳音。

一九三〇級劉軒吾學長，排名第五高班，伉儷雙雙到會，在交通巴士上談起校友們的成就，我馬上補充，學長的成功，學嫂有一半功勞，劉學長點頭贊許之餘，提出陳廣沅學長，待太太最體貼，應該列為楷模，並發給最佳服務體貼太太獎。

年青的一羣之中，一九六〇級陳正偉，夫人譚家二小姐、伉儷雙雙都在會中全天候服務，所有攤位，一律少年交大人，管登記的、排住旅舍的、管餐飲的、發紀念品的、開交通車的（包租來的大巴士不在內）、導遊的、做招待禮賓的、辦聯絡的、接飛機的，內外場、前後臺，都是校友，與天一樣長，和地一般久，交大人，永遠如此這般接棒下去。

一九三八級到會者四位，何惠棠、張蒙德、施龍和我。他們三人都是伉儷雙雙，而且都有職責：

何惠棠，他屬於波士頓地主校友，是主辦人之一，何太太吳女士是餘興晚會的前臺主任，時髦名稱叫節目主持人，為人活潑，很有才華。

張蒙德，合唱指揮，太座為最傑出女同學裴秦華，是合唱團的團員，女兒美華鋼琴伴奏，這一家三口，又都是短劇的主角人物，張美華才貌雙全，剛自普靈士頓大學畢業，習土木工程，不滿廿歲就大學畢了業，真是可愛。

施龍和夫人，兩人登臺參加華府校友會帶來的合唱節目，施龍在學校時，大二那年演話劇，女主角由外校請來鳳子女士主演王太太，施龍演王先生，當然是男主角，因此全校女生都認得他。

我葉佩蘭，跟著看、吃、玩、樂，沒有服一點務，所以寫這篇散記，內心才覺平安。

這篇散記，承蒙鄧克平學弟（以年歲論姊弟，論學問，老姊慚愧呀！）供給我寶貴的資料，寫出來的東西才能不致荒腔走板，特趕寫出來，寄給臺北友聲總編輯唐慧貞學姊，作友聲的快報，另寄一份給鄧弟，列為這第四屆聯誼會的文件之一。寫完以後，心中仍覺意猶未盡，忽然想起三國演義羅貫中的詞兒，改竄如下，可恨我國文根基太差，斗膽獻醜了！

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出英雄
是非成敗均不空
青山長留在
幾度夕陽紅
白髮書生蓬樓上
欣看後輩高科中

記取古今事
都是暮鼓晨鐘

一九三八級上海財管 葉佩蘭
寫於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五日
康州紐黑文旅次

附：節目程序表

八月廿二日 (星期五) (Wang Institute, Tyngsboro, MA.)

3:00pm- 6:00pm 報到，註冊，繳費

6:00pm- 8:00pm 晚餐 (中式 Buffet)

8:00pm-10:00pm 交誼座談

八月廿三日 (星期六) (Wang Institute, Tyngsboro, MA.)

9:00am- 9:10am 會長致詞

9:10am-10:30am 「交大在美洲」專題演講

10:30am-10:45am 休息

10:45am-12:15pm 母校代表演講

12:15pm- 2:00pm 午餐 (Sandwich Buffet)

2:00pm- 4:00pm 提案討論 (Open Forum)

4:00pm- 6:00pm 級友會，娛樂活動

6:00pm- 8:00pm 晚餐 (龍蝦烤蛤大餐 Clam Bake)

8:00pm-11:00pm 娛樂表演，舞會等

八月廿四日 (星期天)

9:00am-12:00pm 參觀及遊覽

12:00pm- 1:00pm 午餐 (Sandwich)

1:00pm 道別珍重

An Wang- The Genius, Winner & Benefactor

盧賓侯

As early as in the mid-'50s, Dr. Wang's patented core memory propelled IBM on the road to become America's—and the World's—computer giant.

This year, 1980, marks another banner year, a new milestone and crowning success to Wang Labs Inc. (Wang)—the brain-child of Dr. Wang. Technological and entrepreneurial excellence has moved Wang to the exalted position of undisputed leadership in the high Technology arena of its specialty. It has earned the highly coveted laurel in the market place through ingenuity, free competition and public recognition in the way of What free enterprise is all about.

America isn't all free enterprise any more. It is half-free, half-captive or tightly controlled. And the latter is languishing in the doghouse. Wang' 70 percent annual growth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has become an American corporate legend and awed people in and out the industry.

Wang's beneficiaries of success go far beyond the corporate household and share-holding family. The Wang Institute is one-for advanced studies. Customer by the thousands have improved their productivity. It has created